

春风摇动着大树,森林上空欢乐的笑声此起彼伏。去年冬月的一天,《北京晚报》资深文化编辑孙小宁老师突然发信息给我,“有本书你们可能感兴趣,一位俄罗斯作家的自然随笔”。接着,便发来了书的封面——《大地仍躲在棉被下越冬——俄罗斯自然随笔》。

这是我与这位俄罗斯作家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科利别里的第一次见面,也将是国内读者与他的第一次见面。因为在此之前,科利别里的作品从未在国内引进过。

我大为感动,暗暗猜想,小宁老师之所以找到我们,大概是因为过去几年来,中国环境报《境界》周刊在生态文学领域持续发力,搭建平台渠道,培育壮大作者队伍,让她有意愿、有期盼地将这本书郑重推荐给我们。正如,她那位俄罗斯翻译世家的朋友最开始找到她时一样。

一提起俄罗斯远东,北方雄浑壮阔的气息仿佛呼啸而来,那连绵不断的远山与森林,那奔腾激荡的寒冰与河流,仿佛蕴藏着不绝如缕的秘密与诗意,滋养出了普希金、普里什文这样的自然文学巨匠,也催生了科利别里这样

虽寂寂无名却饱受自然恩惠的作家、画家。

科利别里居住在阿穆尔河(我国境内的河段称黑龙江,俄罗斯称阿穆尔河)附近。身为一个“终生迷恋徒步旅行的人”,闲暇时光,他会沿着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地区徒步旅行,踏足未经开发、原生态的大自然;他会扬起自己制作的风帆,乘坐小船沿阿穆尔河航行到尼古拉耶夫斯克;他还会在风和日丽的春日,怀着喜悦的心情走出家门,因为每天的一切必然都是新的……

因为迷恋与热爱,科利别里练就出对大自然无比特别的洞察力。科利别里的女儿柳德米拉说,父亲的视力不好,但却能够觉察到大自然中的微小动作——地上钻来钻去的花鼠、布谷鸟的小靴子掉在地上后长出的奇特而美丽的花朵、天上掠过的飞鸟……

笔下的文字也显得文风淳朴恬淡,不染世俗芜杂。从短短几行字一个小段构成的“诗意描写”,到相对完整段落组成的“见闻感想”,以及最后颇有生态笔记性质的“诺亚方舟”篇章,一段一段,长短错落,雄浑中带着壮阔,险峻中蕴含着瑰丽。品读其中,读者仿佛可以听到草木由春转绿

时,寒冰炸裂的声音。

不过,也许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拥有这样的阅读感受。科利别里坦言,即使每个人都能看到朝霞、晚霞、群山和森林的宏伟情景,但大自然只向那些有足够想象力、求知若渴的人们展现自己的奇观。

这也就是认识、阅读科利别里的意义所在。出生于1917年,逝世于2011年,抛开作家、画家的身份,科利别里更像是一位走过岁月的老人,在与自然相伴下,度过了一个圆满充实、幸福无限的人生。

也许,我们可以从科利别里身上看到生活在世俗喧嚣中的一些启示;和真正热爱的大自然相处,我们最终能找到永恒的精神寄托。

最后友情提示,如果你有缘看到这本书,可以尝试翻开书页,仔细聆听书口发出的一阵阵如同踩在雪地上的“沙沙——沙沙——沙沙”声,这是打毛的书口发出的声音。

仔细聆听,有心人或许可以在这声响中,听到大地回暖,万物复苏的脉搏。

倾听大地万物复苏的脉搏

◆本报记者王琳琳

中国环境报:您是怎么知道、发现俄罗斯作家科利别里的?

陈淑贤:1993年4月-2003年10月,我应邀在《俄罗斯之声》俄罗斯国家广播公司哈巴罗夫斯克编辑部担任特约翻译兼播音员。广播大厦坐落在列宁大街上,大街的显眼位置树立一幅高大画像——哈巴罗夫斯克市荣誉公民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科利别里。老人面带微笑,蓄着花白胡须,胸前佩戴很多勋章。

2003年夏,某天电台负责人通知说有一位记者要采访我,没想到采访记者柳德米拉竟是这位荣誉公民的女儿。多次交谈后,她在《阿穆尔河沿岸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再见吧,亲爱的城市》的文章。后来,柳德米拉邀请我到她家做客。我第一次见到画像上的老者。我们一见如故,老人回想起1945年他和夫人到旅顺口,生下女儿柳德米拉的情景。这种中国情结加深了我们之间的情谊。

2004年回国后,每次去哈巴罗夫斯克,我都去探望“中国亲戚”——在中国土地出生的人。最后一次见面,老人送给我一本书,不料,这竟成了最后的礼物。

回北京后,我从书中挑选了部分内容翻译后寄给某报社,幸运的被刊登了。当时我还没有把这位老人定义成“作家”。其实,他早就被公认为俄罗斯远东著名作家、艺术家、方志学家了。

2018年12月,我再次去哈巴罗夫斯克,去柳德米拉家,请她给我们看一看她父亲的亲笔绘画、图书、木雕作品等。柳德米拉找出了仅存的一些黑白山水画,我们仔细地一张张翻看,虽已陈旧,但依稀能够闻到大自然原生态的气味。她赠送了《见闻感想》和《诺亚方舟》两本书。

回北京后,我开始仔细阅读这位作家的文字,不仅是用眼睛读,而是用心灵接纳、感受、融入。翻译过程中仿佛身临其境,看到作家的音容笑貌——他送给妻子野花时那温柔的神情,找到人时虔诚地祷告、聆听布谷鸟“咕咕”叫时发出的笑声……

作家——就是这样被发现的。

中国环境报:在您看来,身为译者,您和作者之间有哪些独属的情感共振?

陈淑贤:对大自然的珍惜和热爱、对“天然去雕饰”审美理想的追求、对人类过去、现在和未来因破坏大自然而惨遭厄运的忧患、对人类必须爱护大自然才得以生存的呼吁——科利别里作品中的主旋律与我的内心深深共鸣。

其作品中还有一些艺术细节让我感动。

一是真实。江河湖海、高山平原、林木草丛、飞禽走兽、花鸟鱼虫,在他的笔下都是真实的,作品有很强的纪实性,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绝大多数并非虚构,他把旅途中遇到的惊险、奇迹、见闻,或在野外挥笔写生,或回家后伏案写成文字。

二是美感。有评论家说:“他的作品生动鲜活,具有色彩、声音和气味”。他能够描绘鸳鸯羽毛的华丽,苍鹭白色羽毛的圣洁;能够弹奏出阿穆尔河春天“流冰排”时铿锵有力的交响乐,马鹿发情时偶尔长吁短叹的情歌;在他的作品中可以闻到早春野山葱的辛辣气味,房前小花园百合花的幽香。

三是传说。在真实中不乏零星传说:布谷鸟惊慌飞走时,一只小靴子掉在了地上,那里长出奇异美丽的花朵;身体扁平,身上有一块白色“补丁”、两眼移向头部一侧的偏口鱼终年平卧海底。

四是警句。“生活——就是工作、工作。农田里翻地用的犁杖的铁犁铧也是一样,越使越亮,不使用就会生锈无光”;“人,就其本质可分成两类:第一种人感觉自己是债主;第二种人——债户。债主的幸福是:他们总认为所有的人——子女、父母、同事,乃至全体人民——都欠他们的债,破坏他们的生活,毁灭他们的个性;债户则具有另外一种最高境界的、令人伤感的困惑:面对生活,面对人民永远无法偿还的债务”。

作品具有教育意义、美学价值及认识作用,正如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A·C·霍维托夫斯基做出的评价:“在科利别里的作品中具有百科全书的知识,值得信赖和尊重”。

不言而喻,这样的文学作品值得翻译和介绍。

中国环境报:在您看来,科利别里最特别的地方在哪里?这本书能弥补或契合现代社会大众哪些方面?

陈淑贤:这里引用柳德米拉在本书前言中的一段话:“远东大自然在我父亲漫长的生涯中不仅是快乐、慰藉、治病良药,也是永恒的忧患和哀伤。由此他在每本书里都呼吁读者珍惜大自然的脆弱和慷慨大方的美。遗憾的是在我们的时代无异于‘旷野呼声’。永恒的呼唤——也许是他的特别之处。”

一本书难以弥补多年的缺失,可喜的是,改善生态环境,保护大自然——人类命运的关键所在,人类社会持续生存和发展的基石。我国在这方面尤为重视。这本书多多少少契合了呵护绿水青山、共建美好家园的时代要求。至于读者,希望大家阅读时能够置身于安宁的自然之中。



设计者说——

中国环境报:书的版式设计有哪些独具匠心的运用?

封面设计师张志奇:第一部分的描写从阿穆尔河(黑龙江)开始,诗歌以奔流的河水为概念来编排文字,字句时缓时急,缓缓流向大海,表达了作者围绕阿穆尔河的山川河谷走过的一生。

第二部分为短文和插图组成,作者在野外的速写,棕色铺底,在书口呈现出棕色页面作为阿穆尔河流过的隐喻,表达了地理环境和时间的流逝。

第三部分是作者记录与自然相遇的故事,有飞鸟,有野兽,也有树木和天空,动物们好似从雪地中,从树丛中,从泥土里苏醒过来。通过版面中大量的留白表达雪的无处不在,人与自然密不可分。

三部分的文字编排和版心各不相同,呈现出多重的视觉体验和阅读感受。

此外,设计中还运用跳跃的兔子、盘旋的猎鹰,蹿出的山鸡等符号,辅助传递文字信息、自然魅力。如用跳跃的兔子在稍柔松软的纸张上留下的“脚印”,引申出封面的文字,一串串文字的压凹痕迹,好似刚刚踩过雪地一样,“咯吱、咯吱”作响;用盘旋的猎鹰,蹿出的山鸡,隐喻自然生灵为初春的来到做好准备。

作家刘亮程为野骆驼代言

助力新疆生物多样性保护

本报讯 著名作家刘亮程近日接受新疆野骆驼保护协会颁发的“高级文化顾问”聘书,成为一名野骆驼保护志愿者。今后他将为野骆驼代言,在文化领域积极宣传野骆驼保护与生物多样性。

近日,“热恋的土地——致敬罗布泊,致敬野骆驼”科普宣传活动暨新疆野骆驼保护协会成立七周年庆典活动在乌鲁木齐市举行,来自新疆罗布泊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新疆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等10余家单位的专家学者约100人参加活动。现场通过播放纪录片、诗歌朗诵等形式,展现新疆野骆驼保护协会积极组织各行各业志愿者参与野骆驼宣传保护取得的成果。

刘亮程表示,新疆成立野骆驼保护协会、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做出了贡献。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建美丽家园,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新疆野骆驼保护协会会长王新艾说,野生动植物保护离不开全社会的广泛参与,刘亮程是新疆著名作家,希望今后能创作出更多关注野生动植物保护的文学作品,助力新疆生物多样性保护。

据了解,新疆野骆驼保护协会成立于2014年,是由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野生动物专家、学者、企业家发起成立的民间公益性组织,致力于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双峰野骆驼的保护和救助。协会成立7年来,从最初成立时的15位专家,发展到现在的54位专家,在推进野生动植物保护科普宣传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和贡献。

杨涛利

黄河故道鸟类专著出版发行



本报讯 由河南省鸟类学知名专家、郑州师范学院教授李长看及相关人员编撰,反映河南民权黄河故道鸟类的专著《国际重要湿地——民权黄河故道湿地鸟类》,近日出版。

民权黄河故道湿地是河南省境内唯一一处国际重要湿地,发现记录的物种达160余种,其中不乏列入国家一、二级野生动物重点保护名录的青头潜鸭、黑鹳、东方白鹳、大天鹅、震旦鸦雀等珍稀鸟类。

专著对生活栖息在这一区域内的162种鸟的形态特征、生活习性、保护等级均作了图文并茂的详尽介绍。为了更全面地反映鸟类的特征,书中还展示了诸多雄雌个体及亚成体鸟儿的图片。此外,专著的配文部分还引用了众多有关鸟类的古诗词,从而使这部专著更具专业性、科普性、可读性与文化特色。

王争亚

对话译者陈淑贤——

这样的作品值得翻译

小小说

爱上一只长腿鹞

◆谢素军

歌直可爱,夕阳映照她微微晒黑的脸颊,更显出蒙古草原的魅力。麦沙喜欢这个女孩,因为女孩,他还喜欢上了达里诺尔湖的长腿鹞。

长腿鹞是鸟中少女。哈斯乌拉一边说,一边将脚尖踮起来,做出一个天鹅湖的舞姿。就像我一样,是不是贡格尔最美的少女?

那时候,麦沙每天都会骑马跨过好几个牧场,只想到达里诺尔湖畔看哈斯乌拉,看成群结队的长腿鹞。

为什么鸟儿总是飞到你的身边?哈斯乌拉站在湖边的石头上,一只手持头发自额前向后拨弄,另一只手则将手里的食物扔向远处,长腿鹞瞬间发出阵阵欢鸣。你说,长腿少女会不会也在问我同样的问题?

哈斯乌拉以为,自己遇见了草原上最美的爱情。因为她看见,麦沙看她的眼眸清澈无比,就像达里诺尔湖的水一样,纯净至情,无比深邃。

达里诺尔湖每天都在上演爱情,长腿鹞成双成对整天走在一起。但哈斯

乌拉知道,每年9月份,长腿鹞都会选择往南飞,这时,所有的爱情都将因为遥远的迁徙而显得特别脆弱。

哈斯乌拉的爱情同样如此。麦沙告诉她,自己必须前往遥远的深圳,一座靠海的城市,因为麦沙的父母早年已在深圳开创了自己的事业,他们穿梭于内蒙古与沿海城市之间。麦沙无法拒绝。

我想带你一起走。哈斯乌拉摇摇头,她深知,南飞的长腿鹞从来就不顾爱情,达里诺尔湖才是自己这辈子的宿命。她看着麦沙骑上马背,没有一丝挽留。如果南飞的长腿鹞不顾爱情,为什么来年的初夏,它们还会回来?

时隔十年,麦沙回来了,回到一望无际的贡格尔草原,直奔草原上的明珠,达里诺尔湖。

去了深圳的麦沙,偶然听一个赤峰的朋友说,哈斯乌拉被一群盗鸟贼打伤了。也是从那天起,麦沙才真正明白,哈斯乌拉家族的使命便是保护国家濒



的十年,在每个长腿鹞归来的日子里,有一位女孩站在湖边呼唤,麦沙,麦沙,麦沙,我等你回来。

逆风的骏马仿佛感应到主人心中的悲痛,四蹄朝着北方奋力扬起,再次发出一声长长的嘶吼。

这一幕,与四十年前一模一样。那时的达里诺尔湖,堪称长腿鹞的天堂,来自北京的知识青年总会在结束一天的劳动之后,脱下鞋子,欢笑着追逐湖边的长腿公主。而那个如麦沙一般的蒙古少年,则目不转睛地在远处盯着,久久不愿离开,也不敢靠近。比起漂亮的黑翅长腿公主,他更喜欢来自北京的长腿公主,特别是穿白裙子的那个姑娘。

在那段青葱岁月里,全国各族的知识青年团结在一起,开垦,拓荒,在达里诺尔湖边建造围栏,清理沙滩,搭建鸟窝,他们给草原带来了全新的野生动物保护知识。在那段日子里,达里诺尔的长腿鹞增长了一倍。

当一双双黑翅展开,像极了飘在达里诺尔湖的一片黑云。而那个穿白裙子的北京姑娘,总会在夕阳西下时,与长腿鹞一起翩翩起舞。

如果不是那场突如其来的灾荒,如果不是牧场遭受了百年一遇的虫害,人们再也无法忍受饥饿的煎熬,不顾白裙姑娘的苦苦哀求,把一只长腿鹞放在篝火上,在痛与爱的煎熬里,度过那段艰难的黑夜。

谁都不曾料到,在即将迎来黎明的

危动物黑翅长腿鹞。他怎么也没想到,贡格尔草原隐藏着那么多的盗猎者,为了捕获珍稀鸟类,他们将达里诺尔湖视为聚宝盆。

哈斯乌拉并非不相信爱情,而是在白马王子和长腿公主之间,不得不选择留下来保护已经极度濒危的长腿鹞。

麦沙几乎是排下马来,冲向那片熟悉的湖滩。整整三天三夜,麦沙像疯了一样在找哈斯乌拉。可那个曾经深爱的女孩不见了,有牧民说她搬走了,去了呼伦贝尔;也有牧民说她去了南方,具体不知哪座城市;还有牧民说,哈斯乌拉被盗猎者杀害了,有人亲眼看见她的裙子飘在达里诺尔湖中央。

哈斯乌拉到底去哪了?麦沙傻傻地站在湖边,双拳狠狠地打自己,忍不住仰天长啸,麦沙,你这个笨蛋,你是贡格尔草原最大的笨蛋。

伴随麦沙的呼喊,铺天盖地的长腿鹞从天边飞来,纷纷落在麦沙身边。麦沙脑海中只有一幅画面,在过去



北风扑面而来,夹杂着西伯利亚沙土的味道。麦沙使劲拍了一下马背,黑色的骏马扬起前蹄,一声马嘶响彻贡格尔草原。

多年未曾骑马,麦沙显得有些生疏。但却毫无畏惧,迎着风沙奔驰,他急着要见一个女孩。十年了,那个女孩还在吗?

十年前,在达里诺尔湖畔,麦沙遇见漫天飞舞的长腿鹞舞动着黑翅,降落在一片浅水滩。水滩中央,一个女孩在欢快地跳跃,留下一阵阵爽朗的笑声。他塞给你什么名字?

我是哈斯乌拉。

女孩像每一个蒙古族的女孩那样,